

御選唐宋詩醇

中華圖書館發行

御選唐宋詩醇卷之九

襄陽杜甫詩一

昔聖人示學詩之益而舉要惟事父事君。豈不以詩本性情道嚴倫紀古之人一吟一詠恒必有關於國家之故而藉以自寫其忠孝之誠。夫然故匹夫委巷之歌皆得參清廟明堂之列。凡其用意深切極之諷刺怨誹無所不有而卒無悖乎臣子之義也。自漢迄唐詩律愈密詩體愈卑其體格之日卑正由性情之日薄蓋詩變而騷形貌固殊情致不減詩變而賦則鋪詞賦而寄興微揚厲繁而規諷渺唐代詩人有作大抵挹詞賦之餘波失騷雅之遺意其不足以仰追三百毋亦枝葉具而本實先撥乎風雅不絕李杜勃興其才力雄傑陵轡古今瑜亮並生實亦未易軒輊自元微之著論始先杜而後李顧其所以推尊子美祇就詞調格律言之則太白之分道揚鑣者固自有在此徒以詩言詩而未探夫作詩之本宜論者多有異同也。夫子美以疏遜小臣旋起旋躡開闢亂流漂泊遠遊至於負薪拾枵餬糲不給而忠君愛國之切長歌當哭情見乎詞是豈特善陳時事足徵詩史已哉東坡信其自許稷契或者有激而然至謂其一飯未嘗忘君發於情止於忠孝詩家者流斷以是為稱首嗚呼此真子美之所以獨有千古者矣。予曩在書畫嘗序其集以為原本忠孝得性情之正良足永三百篇墜緒茲復訂唐宋六家詩選首錄其集而備論之匪唯賞味其詩亦藉以為詩教云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紉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主上頃見徵。欸然欲求仲。青冥卻垂翅。蹭蹬無縱鱗。甚媿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於百寮上。猥誦佳句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焉能心怏怏。祇是走踈踈。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白鷗入浩蕩。萬里誰能馴。

杜之五古從古人變化而出。獨闢境界。嚴羽謂其憲章漢魏。取材六朝。其自得之妙。則先輩所謂集大成者。王世貞謂其以意為主。以獨造為宗。以奇拔沈雄為貴。是已。此篇起語。凡傲甚媿丈人厚二句。疊語歸題。別有風神。一結曠達收轉。前半意在言外。所謂篇終接混茫也。故前人多取為壓卷。總而論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學問之根柢也。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志願之端倪也。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見戀闕之誠。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明潔身之義。磊磊數語。本末具見。豈尋常贈答汗漫敷陳者所可比哉。

蘇軾曰。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煙波間耳。宋敏求謂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便覺神氣索然。

朱鶴齡曰。此詩前乃陳情也。意最為委打。而語非乞鄰。應與昌黎上宰相書同讀。范元實但稱其布置得體。未為知言。

年譜天寶六載。詔天下有一藝詣轅下。李林甫命尚書省皆下之。公應詔而退。

送高三十五書記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為。飢應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云一書記。所媿國士知。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常恨結驪淺。各在天一涯。

又如參與商。慘慘中腸悲。驚風吹鴻鵠。不得相追隨。黃塵翳沙漠。念子何當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送書記卻從主將發。端設為商略。以諷窮兵之非立。言有體中陳規戒。未致纏綿詞意並到。

錢謙益曰。明皇有事於西戎。垂二十年。用哥舒翰于隴右。始克石堡。而靡敝中國多矣。此詩以窮荒為戒。亦以見哥舒之謀國不臧也。

仇兆鰲曰。天寶之亂。由當時黷武所致。公已先見其兆矣。高為書記軍事。皆得參謀。故以休兵息民告之。此送高本旨。驚風二句。已不得往。黃塵二句。高不能來。故囑其寄詩以相慰。從軍詩仍應記室。通鑑積石軍每歲麥熟。吐蕃輒穫之。邊人呼為吐蕃麥。莊天寶六載。哥舒翰先伏兵於其側。寇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

贈李白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羶腥。蔬食常不飽。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大藥資。山林迹如掃。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雅調亦與白詩體相近。

李陽冰太白詩序曰。天寶中。召入翰林。賜金放還。遂就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錄於齊州紫極宮。

遊龍門奉先寺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籟。月林散清影。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氣體高妙。天闕象緯。逼五字。渾成若改作。閱字閱字。索然無味矣。張潛曰。通首皆言夜景。首句點明晝間遊覽。自不可少。

望嶽

玄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盪胸生層雲。決眇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四十字氣勢欲與岱嶽爭雄。次句寫得高遠。意出三四奇峭。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也。

盧世淮曰。公登後園山脚。云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嶽陽。窮秋立白觀。矯首望八荒。則是業升岱宗之巔。而流覽無際矣。乃絕不另設專題。鋪張游概。亦以望嶽一首已領其要故也。試思他人千言萬語。有加於齊魯青未了者乎。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原注時邑人宴處士等在坐李公序

東藩駐皂蓋。北渚凌青荷。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雲山已發興。玉珮仍當譌。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湧波。蘊真愜所遇。落日將如何。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過。

王士祿曰。此與下篇雅近。選體與他詩不同。當是有意仿北海之作。

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

原注亭對鵝山湖

新亭結構罷。隱見清湖陰。跡籍臺觀舊。氣溟海嶽深。圓荷想自昔。遺堞感至今。芳宴此時具。哀絲千古心。主稱壽尊客。筵秩宴北林。不阻蓬筆興。得兼梁甫吟。

元都壇歌

原注寄逸人

故人昔隱東蒙峰。已佩含景蒼精龍。古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屋前太古元都壇。青石漠漠常風寒。子規夜啼出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知君此計成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鐵鐻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蕭爽。

青石漠漠常風寒。與烈風無時休。同一景象。子規二語。評者以為大類。長吉然賀雖險奧。故不能如此奇。

健

浦起龍曰歌體之整飭精麗者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劉會孟曰只從俗諺略證古意

朱鶴齡曰太白云前門長揖後門關公詩云當面輸心背面笑與此同慨

兵車行

車轉轉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闔道哭哭聲直上千雲霄道傍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裏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况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是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此體創自老杜諷刺時事而記為征夫問答之詞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小雅遺音也篇首寫得行色匆匆筆勢洶洶湧如風潮驟至不可逼視以下接出點行之頻指出開邊之非然後正說時事末以慘語結之詞意沈鬱音節悲壯此天地商聲不可強為者也

蔡寬夫曰齊梁以來文士喜為樂府詞往往失其命題本意唯老杜兵車行悲青坂無家別等篇皆因時事自出己意立題略不更蹈前人陳迹真豪傑也

軍復曰此為明皇用兵吐蕃而作故託漢武以諷其詞可哀也先言人哭後言鬼哭中言內郡凋弊民不聊生此安史之亂所由起也

高都護驄馬行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欻然來向東。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腕促蹄高如踣鐵。交河幾蹴層冰裂。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卻出橫門道。

與人一心成大功。寫得神駿可愛較真堪。託死生意更深矣。結從古樂府託化而出。有老驄伏櫪之感。杜之歌行擴漢魏而大之。變幻超忽不可方物。學者每有望洋之歎。此乃少壯時作字字精悍。章法句法妥帖排募若從此等入手。即有規矩可循。自然雅健。

張綬曰凡詩人題咏必胸次高超下筆方能卓絕。此詩不惟格調特高。亦見少陵人品。若曹唐病馬詩一朝千里心猶在。曾敢潛忘秣飼恩。乃乞兒語也。

天育驄騎歌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是何意態雄且傑。俊尾蕭梢朔風起。毛為綠縹兩耳黃。眼有紫燄雙瞳方。矯矯龍性合變化。卓立天骨森開張。伊昔太僕張景順。監收攻駒閑清峻。遂令大奴守天育。別養驥子憐神俊。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數其材盡下。故獨寫真傳。世人見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由騁。如今豈無驥與驂。驂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

杜甫善作馬詩。畫馬詩篇篇入妙。支道林愛其神駿。少陵當亦爾耶。末語一轉。撫物自傷。感慨無限。夫王者不借才於異代。顧其所遇何如耳。四十萬之馬。豈可以備馳驅。此馬獨稱神駿。才固難也。王良伯樂代

有其人甫因所遇自歎云爾

白絲行

綠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象牀玉手亂殷紅。萬草千花動凝碧。已悲素質隨時染。裂下鳴機色相射。美人細意熨貼平。裁縫減盡鍼線迹。春天衣著為君舞。蛺蝶飛來黃鸝語。落絮游絲亦有情。隨風照日宜輕舉。香汗輕塵汚顏色。開新合故置何許。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

錢謙益曰此詩用郭泰機之言而反之泰機以白絲寒女自喻而致憾於衣工之棄我以冀傳咸之相薦此詩謂白絲素質隨時染裂有香汗輕塵之污有開新合故之置所以深患汲引之難恐懼棄捐而忍於羈旅也

仇兆鼉曰詩詠白絲即墨子悲素絲意也已悲素質隨時染當其渲染之初便是沾污之漸及其見置時欲保素質得乎唯士守貞白則不隨人榮辱矣此風人有取于素絲歟

醉詩歌

原注贈廣文館博士鄭度

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厭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德尊一代常轡轡。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客更嗤嗤。被褐短窄鬢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見。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清夜沈沈動春酌。燈前細雨檐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

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澹。生前相遇且銜杯。

清夜沈沈兩語寫。夜飲之景妙不容說。但覺高歌二句跌宕不羈。中權有此使前後文勢倍覺生色。

王嗣奭曰公詠懷詩云沈醉聊自遣。放歌破愁絕。可移作此詩之解。

醉歌行

原注別從姪勤第歸

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少年能綴文。總角草書又神速。世上兒子徒紛紛。驂騑作駒已汗血。鵲舉翮連青雲。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只今年纔十六七。射策君門期第一。舊穿楊葉真自知。暫蹶霜蹄未為失。偶然擢秀非難取。會是排風有毛質。汝身已見唾成珠。汝伯何由髮如漆。春光澹沲秦東亭。渚蒲芽白水荇青。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攬離思花冥冥。酒盡沙頭雙玉瓶。眾賓皆醉我獨醒。乃知貧賤別更苦。吞聲踴躍涕淚零。

造語之妙深得六朝人佳致

沈德潛曰送別情景於後幅突然接入開後人無限法門醉歌意只用一點與贈鄭作自別

贈衛八處士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乃未已。兒女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聞黃梁。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仇兆鼇曰漫齋詩話云怡然敬父執以下他人須更有數句此便接云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直有杯土墮黃流氣象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原注時高適薛據先有此作

高標跨蒼天。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土懷。登茲翹百憂。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溼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飲。日宴崑崙邱。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

以深秀擅長者遜其高渾以清古推勝者讓其奇傑迴首以下寄興自深前半力寫實境奇情橫溢說者字字附會穿鑿紛如失於固矣

王士祿曰秦山忽破碎憑高奇句他人定費語言不能五字便了

王士正曰章八元題慈恩寺塔云迴梯暗踏如穿洞絕頂初攀似出籠俚鄙極矣乃元白激贊之不容口盛唐諸公如工部云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高常侍云秋風昨夜至秦塞多清曠千里何蒼蒼五陵鬱相望岑嘉州云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又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數公如大將旗鼓相當皆萬人敵視八元詩真鬼窟中作活計

西京雜記西京外郭城進業坊慈恩寺隋无漏寺之故地武德初廢貞觀中高宗在春宮為文德皇后立故以慈恩為名寺西院浮屠六級高三百尺永徽三年沙門元奘所立

示從孫濟

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權門多噂。且復尋諸孫。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阿翁嫺情久。覺兒行步奔。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飧。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可論。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多似古樂府。溫柔敦厚比興深切。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蓬萊織女回雲車。指點虛無是征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

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信今何如。

遠性風疏逸。情雲上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也。

李因篤曰。寄元逸人得超忽之神。送孔巢父極狂簡之致。

飲中八仙歌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廢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創為格調。從柏梁體變化而出。

唐汝詢曰。八人皆任其性。真託於酒。以自見者。子美咏之。亦廢中權之義云。

李因篤曰。無首無尾。章法突兀。妙是敘述。不涉議論。而八人身分。自見風雅。中司馬太史也。

曲江

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王嗣奭曰。以九迴之苦心。發清商之怨調。

麗人行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感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微盞葉垂鬢脣。背後何所見。珠壓腰極穩稱身。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號與秦。

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犀箸厭飲久未下。鸞刀縷切空紛綸。黃門飛鞚不動塵。御廚絡繹送八珍。簫鼓哀吟感鬼神。賓從雜遝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遽巡。當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

託刺微婉意指深。較衛風君子偕老篇則微而顯矣。

陸時雍曰。言窮則盡意。聚則醜韻。軟則庠。此詩一以雅道行之。故君子言有則也。

樂遊園歌

原注晦日賀蘭楊長史筵醉中作

樂遊古園萃森爽。煙綠草萋萋。長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長生木瓢示真率。更調鞍馬狂歡賞。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閨闈晴開暎蕩蕩。曲江翠幕排銀榜。拂水低徊舞袖翻。綠雲清切歌聲上。卻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數莖白髮那拋得。百罰深杯亦不辭。聖朝亦知賤士醜。一物自荷皇天慈。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沈德潛曰。極歡宴時不勝身世之感。臨川蘭亭記序所云情隨事遷。感慨繫之也。

漢陂行

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遊漢陂。天地黯慘忽異色。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漫汗泛舟入。事殊興極憂思集。鼉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主人錦帆相為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鸕鶿散亂權謳發。絲管咽啾空翠來。沈竿續蔓深莫測。菱葉荷花靜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終南黑。半陂已南純浸山。東影裏窈沖融閒。船舷暝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羣龍趨。相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聲光奇麗氣韻深穩。昭明稱陶潛文章不羣。詞采精拔。跌蕩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可以移

贈是詩驪龍吐珠等句全摹漢豔歌末語用秋風詞顛倒變化璧壘一新取材之善則也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淑作

東山氣鴻濛。宮殿居上頭。君來必十月。樹羽臨九州。陰火煮玉泉。噴薄漲巖幽。有時浴赤日。光抱空中樓。閨風入轍跡。曠原延冥搜。沸天萬乘動。觀水百丈秋。幽靈斯可佳。王命官屬休。初聞龍用壯。摩石摧林邱。中夜屈宅改。移因風雨秋。倒懸瑤池影。屈注蒼江流。味如甘露漿。揮弄滑且柔。翠旗澹偃蹇。雲車紛少留。簫鼓蕩四溟。異香泱泱浮。鯨人獻微綃。曾祝沈豪牛。百祥奪盛明。古先莫能儔。坡陀金蝦蟇。出見蓋有由。至尊顧之笑。王母不肯收。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虬。飄飄青瑣郎。文彩珊瑚鉤。浩歌漾水西。清絕聽者愁。

盧元昌曰靈淑一篇其曲突之韻與

朱鶴齡曰此詩直陳溫湯事而風刺自見其憂亂之意情見乎詞當與慈恩寺迴首叫虞舜數語及奉先咏懷凌晨過驪山一段參看

潘鴻曰太白詩蟾蜍蝕圓影大明夜已殘一段亦此詩之意

夜聽許十損誦詩愛而有作

許生五臺賓。素白出石壁。余亦師祭。可身猶縛禪寂。何階子方便。謬引為匹敵。離索晚相逢。包蒙欣有擊。誦詩渾遊行。四座皆辟易。應手看捶鉤。清心聽鳴鏑。精微穿溟滓。飛動摧霹靂。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蛟誰翦剔。君意人莫知。人間夜寥閼。

沙苑行

君不見左輔白沙如白水。綠以周牆百餘里。龍媒昔是渥洼生。汗血今稱獻於此。苑中駉牝三千匹。豐草青青寒不死。食之毫健西域無。每歲攻駒冠邊鄙。王有虎臣司苑門。入門天廐皆雲屯。驕驄一骨獨當御。

春秋二時歸至尊。至尊內外馬盈億。伏檻在垺空大存。逸羣絕足信殊傑。個儻權奇難具論。疊疊地阜藏奔突。往往坡陀縱超越。角壯翻同麋鹿遊。浮深簸蕩龜鼉窟。泉出巨魚長比人。丹砂作尾黃金鱗。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神。

前幅語皆嚴重。入後離奇隱躍。誠有寓託。非空言者。

盧元昌曰。安祿山知總監事。公作沙苑行以諷之。靈淑詩云。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虬。兩篇結語皆有寓意。

通鑑天寶十三載正月。祿山入朝。求兼領羣牧總監。密遣親信選健馬堪戰者數千匹別飼之。

驄馬行

原注太常梁卿教賜馬也。李鄧公愛而有之。命甫製詩。

鄧公馬癖人共知。初得花驄大宛種。夙昔傳聞思一見。牽來左右神皆竦。雄姿逸態何嶒嶸。顧影驕嘶自矜寵。隅目青瑩夾鏡懸。肉駿硬礪連錢動。朝來久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高價。赤汗微生白雪毛。銀鞍卻覆香羅帕。卿家舊賜公取之。天廐真龍此其亞。晝洗須騰涇渭深。朝趨可刷幽并夜。吾聞良驥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豈有四蹄疾於鳥。不與八駿俱先鳴。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近聞下詔喧都邑。肯使騏驎地上行。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覲豁。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厦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為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終媿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沈飲聊自適。放歌頗愁絕。

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嶢嶢。客子中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嵒嵒。蚩尤塞寒空。蹴蹋崖谷滑。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歡娛。樂動殷膠嶠。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事盈朝廷。仁者宜戰慄。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舞神仙。煙霧散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駘蹠裘。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轍。羣冰從西下。極目高崒兀。疑是崆峒來。恐觸天柱折。河梁幸未圯。枝撐聲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廣不可越。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吾當舍一衣。里巷亦鳴咽。所媿為人父。無食致天折。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迹猶酸辛。平人固駭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頃洞不可掇。

此與北征為集中鉅篇。攄鬱結寫胸臆。蒼莽莽一氣流轉。其大段有千里一曲之勢。而筆筆頓挫。一曲中又有無數波折也。甫以布衣之士。乃心帝室。而是時明皇失政。大亂已成。方且君臣荒宴。若罔聞知。甫從局外蒿目。時艱欲言不可。蓋有日矣。而一於此詩發之。前述平日之衷曲。後寫當前之酸楚。至於中幅以所經為綱。所見為目。言言深切。字字沈痛。板蕩之後。未有能及此者。此甫之所以度越千古而上繼三百篇者。予往題其集云。歌謠寫忠懇。灝氣渾鬱。積李韓望。後塵鮑謝。讓前席匪虛言也。竊比稷契。或疑其自許太過。蘇軾有云。甫他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更高。孝公用商鞅。法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輩。人口中語。斯言得之矣。

胡夏客曰。詩凡五百字。而篇中敘發京師過驪山就涇渭抵奉先。不過數十字耳。餘皆議論感慨成文。此最得變雅之法。而成章者也。此詩全篇議論。雖以敘事。北征則全篇敘事。雖以議論。蓋曰。詠懷自應。

以議論為主曰北征自應以叙事為主也

張潛曰文之至者止見精神不見語言此五百字真懇切到淋漓沈痛俱是精神何處見有語言

錢謙益曰呂汲公詩譜云是年十一月初自京赴奉先有詠懷詩是月有祿山之亂按祿山起兵在十一月九日反書至長安元宗猶未信故此詩言歡娛聚斂致亂在旦夕而不言祿山反狀也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掃卻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和岳與鄭虔。筆迹遠過楊契丹。得非元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暝蹋孤舟立。滄浪水深青冥闊。欹岸側島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耶溪雲門寺。吾獨胡為在泥滓。青鞵布韉從此始。

起處飛騰而入末則餘波繚邈中間忽然頓挫刻意奇警與李白同族弟燭照山水畫壁歌用意正同而各極其妙

楊萬里曰詩有驚人句如山水障云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是也

黃生曰寫畫與贊賞分作數層說反覆濃至

震字記蒲城縣本漢重泉縣開元中改為奉先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容從南縣來。浩蕩無與適。旅食白日長。況當朱炎赫。高齋坐林杪。信宿游衍閒。清晨陪躋攀。傲晚俯峭壁。

崇岡相枕帶。曠野懷咫尺。始知賢主人。贈此遣愁寂。危階根青冥。層冰生浙瀝。上有無心雲。下有欲落石。泉聲聞復急。動靜隨所擊。鳥呼藏其身。有似懼彈射。吏隱適情性。茲焉其窟宅。白水見舅氏。諸翁乃仙伯。枝藜長松陰。作尉窮谷僻。為我炊雕胡。逍遙念良覲。坐久風頗愁。晚來山更碧。相對十丈蛟。歛翻盤渦圻。何得空裏雷。殷殷尋地脈。煙氛藹嶠岬。魍魎森慘戚。崑崙崆峒顛。回首如不隔。前軒頽反照。巉絕華嶽赤。兵氣漲林壑。川光雜鋒鏑。知是相公軍。鐵馬雲霧積。玉觴淡無味。胡羯豈強敵。長歌激屋梁。淚下流衽席。人生半哀樂。天地有順逆。慨彼萬國夫。休明備征狄。猛將紛填委。廟謀蓄長策。東郊何時開。帶甲且未釋。欲告清宴罷。難拒幽明迫。三歎酒食旁。何由似平昔。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我經華原來。不復見平陸。北上唯土山。連天走窮谷。火雲無時出。飛電常在目。自多窮岫雨。行潦相壓蹙。蕭飈川氣黃。羣流會空曲。清晨望高浪。忽謂陰崖踣。恐泥竄蛟龍。登危聚麋鹿。枯查扞拔樹。礪硯共充塞。聲吹鬼神下。勢閼人代速。不有萬穴歸。何以尊四瀆。及觀泉源漲。反懼江海覆。漂沙圻岸去。漱壑松柏禿。乘陵破山門。回幹裂地軸。交洛赴洪河。及關豈信宿。應沈數州沒。如聽萬室哭。穢濁殊未清。風濤怒猶蓄。何時通舟車。陰氣不黷黷。浮生有蕩汨。吾道正羈束。人震難容身。石壁滑側足。雲雷此不已。艱險路更蹶。普天無川梁。欲濟願水縮。因悲中林士。未脫眾魚腹。舉頭向蒼天。安得騎鴻鵠。沈鬱頓挫字字生造無一浮響集中此等自是少陵本色

浦起龍曰雕鏤刻深仿像飛動遂為昌黎石鼎聯句等詩及宋元以來體物律古之祖

悲陳陶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羣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